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论中国近代史

1

研究所

---

《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

# 说 明

本书是根据高等学校历史专业工农兵学员学习中国近代史的需要，由北京师范学院、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学院和南开大学部分教师组成的《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选编的。由于我们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不高，缺点在所难免，希望批评指正。

编者

1974年3月

# 目 录

## 第一部分

- 一、学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1）
  - 1、学习近代史，总结历史经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
  - 2、学习唯物史观，坚持奴隶们创造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4）
  - 3、要以社会为工厂，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14）
- 二、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
  - 1、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18）
  - 2、近代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阶级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想的斗争……………（29）
- 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42）
  - 1、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封建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42）
  - 2、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政策……………（51）
  - 3、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53）
  - 4、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决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59）

- 四、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63 )
- 1、中华民族富于革命传统。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引起了反抗。革命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 ( 63 )
  - 2、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 ( 72 )
  - 3、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游民是动摇的阶层…………… ( 81 )
  - 4、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 ( 88 )
  - 5、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 93 )

## 第二部分

- 一、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 ( 100 )
- 二、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 ( 110 )
- 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反对沙皇俄国侵略的斗争…………… ( 120 )
- 四、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  
    反对日本侵略的中日甲午战争…………… ( 131 )
- 五、戊戌维新——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 ( 136 )
- 六、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 142 )
- 七、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 ( 147 )
- 八、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 ( 163 )

# 第一部分

## 一、学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

### 1、学习近代史，总结历史经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1966年），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  
版（下同），第24—25页。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  
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  
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498页。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499页。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毛泽东选集》第756页。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

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毛泽东选集》第760页。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毛泽东选集》第667—668页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

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年)，引自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

## 2、学习唯物史观，坚持奴隶们创造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



社会的代谢。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77页。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

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履行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要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页。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的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串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第517页。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300—301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

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44年），引自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质资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的历史。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下同），第159页。

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河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

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 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

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821页。

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

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

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2卷，第586—587页。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443页。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1376页。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3年），《全世界



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

列宁：《游击战争》（1906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彼此关联，互相制约，那末在估计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运动时，当然也就不可如历史家常作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是要从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运动所由产生并与其相联结的那些条件出发。

奴隶制度，就现代的条件来看，是很荒谬的现象，反常的荒诞事情。而奴隶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条件下，却是完全可以了解并且合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一步。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是完全可以了解的一种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是前进一步。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就我们苏联现时的条件来看，却是一种荒谬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与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一步。

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而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那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